



第一辑

# 唯識研究

杭州佛学院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一辑

# 唯識研究

杭州佛学院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识研究. 第1辑 / 杭州佛学院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

ISBN 978 - 7 - 5325 - 6206 - 0

I . ①唯… II . ①杭… III . ①唯识宗—研究 IV .  
①B9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4450 号

**唯识研究(第1辑)**

杭州佛学院 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mailto: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http://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崇明裕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5.25 插页 2 字数 257,000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800

ISBN 978 - 7 - 5325 - 6206 - 0

B·769 定价：5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承印公司调换

《唯识研究》编委会

主 编：释光泉

本期执行主编：释慧仁

编 委：周贵华 胡晓光 释刚晓 释慧仁 吴学国 姚治华

肖 平 傅新毅

特 邀 编 委：倪梁康 横山紘一 佐久间秀范

助 理 编 辑：释香象

校 对：卢迎春

负 责 机 构：杭州佛学院 唯识学研究室

# 弁　　言

胡晓光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工作,《唯识研究》第一辑终于编辑完成了。在《唯识研究》的卷首我们附上这篇“弁言”,以阐明《唯识研究》辑刊的根本动机、基本理念与基本原则。在阐明动机、理念与原则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概述:唯识学的基本思想与历史发展状况,以及唯识学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同时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唯识学研究成果与方法做一统观,从而申明我们办刊动机、理念与原则的根据和理由,及其肩负的文化使命与工作的艰巨性。

## 一、唯识之思想

唯识学的核心要义是由“唯识”说与“三性”说组成,它反映了唯识学对存在结构与法性真理的独特认识,由此形成严密而系统的思想体系。所谓“唯识”说,就是阐明一切法的缘起和结构、功能的整体理论;所谓“三性”说,就是诠释诸法实性的基本特征与原理。唯识学的宗经《解深密经》中云:“我说识所缘,唯识所现故。”说明了唯识学是从认识论角度,将一切认识对象(所缘)都纳入认识(能缘)范畴之中。一切存在皆由识所显现,离识无物,这是最典型的唯识观。关于“识”是什么?唯识学有精细的说明。“识”为了别,“识”为显现。然而,唯识学所讲的识有八种之多,并形成三组构制(三能变识):一异熟识变;二思量识变;三了别境识变。变为变现,即是心识生起一切所缘境之功能。唯识学是具有整体性的究竟了义之缘起论。理由是它解决了存在的一切发生原理。唯识学重要论典《显扬圣教论》中云:“此阿赖耶识亦是有情世间生起根本。能生诸根、根所依处及转识

等故，亦是器世间生起根本，能生器世间故。又即此识亦是一切有情互相生起根本，一切有情互为增上缘故。”这个阿赖耶识就是异熟识，它是一切存在(法)的所依，也是生起一切功能的根据，所以《摄大乘论》称此识为“所知依”。唯识学就是建立在这个“所知依”心识基础上的认识论理论。所谓唯识者，应有二义：一是“只有识”，二是“不离识”。重在显现上讲，就是只有识在缘起，没有其他一切物；重在了别上讲，所缘不离能缘，一切皆为识所了别，故一切不离识。显现义重在缘起发生，了别义重在缘生行相。用现代哲学术语讲：一是存在论，二是认识论。整体唯识学就是由此构成。

唯识学的“三性”说，是关于法性真理的原理。“三性”也称“三自性”，即遍计所执自性、依他起自性、圆成实自性。就其本质而言，一切法不外三自性。唯识学的宗教目的在于“转识成智”与“破妄显真”。所谓“转识成智”者，是从能缘角度讲，即转八识成四智；所谓“破妄显真”者，是从所缘角度讲，即破除遍计所执自性之虚妄性，显现诸法圆成实自性的真理性。而在破显过程中，转依的中枢是心识的依他起自性，此依他起自性有二：一是染依他起自性，二是净依他起自性。所谓“转依”就是“转染成净”。“依”有二义：一是迷悟依，即是真如法性；二是染净依，即是根本心识。唯识学的宗教实践就是“转依”，并且是“转染成净”，识净成智，净智证真。三自性属于法性学，是唯识学的真理论，它是唯识学楷定有无与真妄之标准，是唯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慈恩宗初祖窥基大师将唯识观与三性义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一套宗教实践方法——五重唯识观。也就是将唯识学的“转依”问题，通过能与所的相关性，将两种转依化归一体之实践。五重唯识观是：一遣虚存实观，二舍滥留纯观，三摄末归本观，四隐劣显胜观，五遣相证性观。据当代佛学大师吕澂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解释：“一、遣虚存实，除去遍计所执性的虚妄幻象，只取依他起性、圆成实性的真实现象和原理；二、舍滥留纯，于依他、圆成的方面，又只留有关认识的心境；三、摄末归本，在心境的各种成分里又归纳到它本质的意识自体；四、隐劣显胜，于意识自体又只注重它主要功能的部分；五、遣相证性，再就这样意识核心认识到它实际性质即唯识的意义。如此逐层判定，指示现法的枢纽所在，可说是很切实的。”我们通过如上的“唯识说”、“三性说”以及“五重唯识观”的诠释可以看出，唯识学是具有系统性的宗教理论。它的核心中枢始终贯穿着认识与真理的主题。从这一点上讲，唯识学是最具有哲学性的宗教理论。说唯识学“非宗教非哲学”，“亦宗教亦哲学”都具有其合理性，因为它既包含宗教性也包含哲学性。当然，它的终极则是超宗教、超哲学的。这就是唯识学的思想特质。

## 二、唯识之历史

历史是事件与思想的结构,历史是精神的空间。在唯识的历史中,有几个重要思想命题构成了唯识思想的历史逻辑与结构。我们在这里只通过对几个思想命题的考量,从而廓清唯识之历史的内在结构的思想逻辑。它们是:一“空有”之诤;二“古今”之辩;三“心与识”之分;四“新旧译”之别;五“法相与唯识”之判;六“性寂与性觉”之辩。这里讲的唯识历史不是时空与人事的历史,而是思想的内在逻辑发展史。当然如上六个要题不是唯识历史的全部过程,但是其中的重要节点。

1. 所谓“空有”之诤。就是唯识学与中观学之论辩。论辩的核心问题就是“有自性还是无自性”。一般认为中观学讲“无自性”,唯识学讲“有自性”。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共识。这种争论是两个学派的交锋,各自有各自立场、方法及语境。

2. 所谓“古今”之辩。就是有相唯识与无相唯识之辩,它的中心要点是对三自性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心识结构功能形式之不同观点的争辩。有相唯识与无相唯识之分也是古今之别。据吕激先生《论〈庄严经〉论与唯识古学》一文中讲:“古谓顺从旧说,今谓推衍新说,此其大校也”;又“唯识古今学根本不同之点,在其俱言唯识而所以解之者各殊”;又“夫唯识之有古今学,实行解之差别致之,其间先后精粗,容可作比较,然而是非未易言也”;又“此不关译文之精当与否,彼此各有学说渊源,实不容轻相是非也”。欧阳竟无大师在《与章行严书》一文中讲:“唯识学有今学、古学之异”;“今、古学同尊无著、世亲之籍,而传本各异,奘师承今学,译名润文,但存今学传本之精,以西藏异译勘无著、世亲原文,而古学传本之精时见”;又“古以无不属识为唯,今以无不离识为唯”;“古唯受用缘起,今创自性缘起”,“能缘挟带所缘而起,古学就所缘种边,曰真如缘起;今学就因缘种边,曰正智缘起。”从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欧阳大师和吕激先生,都认为古今唯识或有相唯识与无相唯识都是宗本圣教量的。所以说,古今之异不过是异其迹而终极同其本的。古今之辩是唯识学内部的问题,是自身逻辑结构思择张力颤荡的产物,最终溶入统一性的法海之中了。当然,在历史上确实存在极度异解者,由此开衍出另类体系了。

3. 所谓“心与识”之分。据窥基大师的《法苑义林章·唯识章》讲:“由心集起,彩画为主之根本,故《经》曰‘唯心’。分别了达之根本,故《论》称‘唯识’。或《经》

义通因果,总言唯心。《论》说唯在因,但称唯识。识了别义,在因位中,识用强故,说识为唯,其义无二。”从此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心与识既有通义也有别义。唯识学认为“识”为唯,是有殊特之意义的。唯识之“识”有其固定的范围、性质和作用,这也是唯识学的特殊性之所在。然而,历史上心与识混淆不分之现象十分普遍,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化佛学的唯心论就是这种原因的产物。

4. 所谓“新旧译”之别。在汉传唯识学翻译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译传:一是旧译,以真谛、三藏为代表;二是新译,以玄奘为代表。据近世佛学家梅光羲居士在《新旧两译不同论》中归纳,新旧两译之别大体有八方面,而古德则有十四门义之争说。吕澂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讲:“这些异义,其中确有出于旧译错误的,但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两家学说的渊源不同。换言之,就是两家所得无著、世亲的传承不同。”在我们看来新、旧译本质上的不同在于,旧译融入了印度如来藏思想,是基于如来藏思想原理的唯识学。新译则保持了印度唯识学——阿赖耶识缘起论的相对纯粹性。在历史上确实有执旧废新之举,也有执新除旧之见,更有融通新旧不论是非之念存在。对此,我们认为,应以客观事实为据,以理性抉择为法,对“新旧译”之别问题做公允之考量。

5. 所谓“法相与唯识”之判。这个问题是近代唯识学史上的重要公案。由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提出的,他首判“法相与唯识”为二种学。他在《辨唯识法相》一文中说:“盖弥勒学者,发挥法相与唯识二事也。初但法相,后创唯识……是法平等曰法相,万法统一曰唯识。二事可相摄而不可相淆,亦复不可相乱,此弥勒学也。”欧阳先生同学太虚大师则主法相与唯识不分判。在《论法相必宗唯识》一文中,太虚大师认为,“空后安立依识假说之一切法曰法相”,“约众缘所生法相皆唯识所变现曰唯识”,故“法相必宗唯识”,“唯识必摄法相”。太虚大师的高足印顺法师则另有一主张颇有意味,他讲“唯识必是法相的,法相不必宗唯识”。从三位大师的论点可以看出他们的差别来。由于三位大师在宗趣上各有所本,欧阳先生是纯唯识学,太虚大师则是法界圆觉宗,而印顺法师则是般若中观宗。欧阳先生从能所关系上建立唯识与法相之分途;太虚大师则是以心识摄藏万法,犹生万法角度建立,心大于法故以法相必宗唯识;印顺法师则以法大于心,以法摄心,故云唯识必是法相的,而法相义广故不必是唯识的。法相与唯识是否可以分判?这本无可争议。《摄大乘论》中立“所知依”与“所知相”为两种不同殊胜语,这是圣教量。二依各有内涵,“所知依”唯识也;“所知相”法相也,将二事判离是从方法论角度立。从义理原则上讲,法相与唯识的分判是精当分析的学术体现,是具有极大理论意义的,也是构筑整体性唯识学理论的内在必要逻辑环节,应给予充分的重视与运用。

6. 所谓“性寂与性觉”之辩。这一问题也是近世人所提出的议题，由吕澂先生首先阐述。认为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的本质区别主要在于对“心性”的不同理解。印度佛学正义是主张“心性”是本寂的，而中国化佛学则是主张“心性”是本觉的。这一结论可以从唯识学的理论体系中得以证实。唯识学讲佛果有二：一是菩提果，二是涅槃果。菩提果是有为法，涅槃果是无为法，二者不一不异，不即不离。涅槃果是指所证的无为法性，也就是心之法性，故唯识学认为心性是本寂的；而菩提果是修为后之功德，此果不是本有。本有的是“因”是无漏种子，是潜能，而不是因中有果，唯识学是反对因中有果论的。

从上六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唯识学概念历史的内在逻辑关联性。“空有”之诤，可以体现出唯识学与其他学之性质的不同性；“古今”之辩，可以看出唯识学内在的学理取向的不同性；“心与识”之分，可以看出唯识学范围划分与其他学的不同性；“新旧译”之别，可以看出唯识学在传播中，由依据不同而导致内涵与表达形式上的不同性；“法相与唯识”之判，可以看出唯识学在内在结构中义理、思择张力的不同性；“性寂与性觉”之辩，可以看出唯识学内在根据及终极果地与其他学的不同性。历史的事件与思想的逻辑有惊人的相应性，唯识学的历史实质同属人类精神展示史，而如上所述几个命题不过是这一历史的重要事素与范畴而已。倘若能够细心，于此索解自当另有心得。

### 三、唯识之价值

唯识学的价值可以从两方面讲：一是从唯识学本身上讲，二是从文化角度上讲。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的唯识学，它本身有两方面的价值表现。由于佛法本身是一种生命价值观的体系，它有“自利”与“利他”两方面作用。大乘佛教主张“菩萨行”，也就是“自利与利他”之行。唯识学是大乘佛教的终极之教，它更能圆满体现出它的价值功能。唯识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精神提升的实践方法。它的“自利与利他”就是最终实现“自觉与觉他”的极果——觉行圆满，这是生命最高价值的实现——成佛。若从文化角度上讲，唯识学无疑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学说，它的人文价值在于开辟了崭新的生命精神境界，并且以独特的方法、系统的步骤、完整的体系、严密的逻辑、切实的亲证内在地感悟生命心灵的真实本质与无限生机妙用。生命的意义在于光明与幸福，而唯识学的终极目的就是实现光明与幸福，这大概就是唯识学的人文价值之所在。

## 四、唯识之研究

关于唯识学的研究有不同的立场与方法。若以宗教本位而言，欧阳大师讲的“结论后之研究”乃佛教研究法的金科玉律。然而，若从社会人文角度上讲，则应该呈现出自由繁荣的气象来。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和多方法的运用，以格致唯识学所蕴藏的生命之深妙智慧与原理。在中国近代史上，唯识学研究出现了三大学派。一是宗教本身的义理辨析与境界感悟式研究方法，这一学派主要有欧阳大师与韩清净；二是客观学术研究方法，以经典、文本及语言概念为考量，依科学、理性抉择文化思想史，这一学派主要有吕澂先生与汤用彤先生；三是哲理思想之研究方法，这一学派主要有章太炎和熊十力，他们是“六经注我”，以哲学家的创造性思维为方法，构造自我的哲学观，唯识学仅是其素材与渊源而已。更近以来，由于文献的出土颇多，国际上依语言学、文献学、考据学及历史学、人类学等等方法来研究唯识学也颇多见其功。在这一点上，东洋与西洋学人是先着一鞭的。而我国学人曾有一时深受时代的局限，以全盘否定性的批判对待唯识学，其间并无任何有价值意义的人文学术成果。近三十年来，学术自由风气盛起，佛教界与学术界齐心协力，共同开发唯识学之研究，也有许多成果出现。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十分可贺可喜。但是，若依照国际学术水准，我们的唯识学研究是落后于人的。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的潜质与优势，中国是大乘佛教的第二故乡，我国的汉语与藏语是大乘佛教经典最重要的主体语言，在梵语经典没有全部回复之前，汉藏两种语言与文字都是十分重要的文本语言。再者，在两千年的汉语佛教史与一千三百年的藏语佛教史中，以汉藏为母语的各代大师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佛教诠释经典，极大地增进了汉藏语言佛理表达的深广性。可以说在活的语言中，汉藏佛教语言是无与伦比的。另外，中华乃人文之大国，人口众多，假以时日定人才辈出。过去有玄奘、义净，近有欧阳、吕澂等，皆为世界级巨匠，当来更有希望出现继往开来者。《唯识研究》将继承过往、立足当下、面向未来，为新思维、新方法、新人文观念提供开发研究唯识学的文化平台，为当来唯识学之复兴奠一块基石，并且是以汉语为主体，为深化开发汉语佛学思维能力及丰富汉语佛学研究之成果而努力服务。

通过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唯识学在人类精神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然而，在国际上现今尚无一本专业性的唯识学术辑刊，这是不太正常的。为了终结这种局面，开启繁荣唯识学之研究，我们携海内外诸多同仁立愿促进唯识学之

研究、扩大唯识学之影响、加强唯识学之应有,所以创办《唯识研究》辑刊。这就是我们的根本动机。我们办刊理念是:

- ① 以汉语研究为中心和基本表达方式;
- ② 以介绍国际最新研究成果和动态为任务;
- ③ 以义理研究和文本考证为主体;
- ④ 以理性学术研究为特质;
- ⑤ 以求真务实为宗旨;
- ⑥ 以平等公正及“无遮”形式建构广泛的学术交流互动平台。

《唯识研究》实质是以汉语表达为主体的唯识研究辑刊。我们基于如上理念,力图把《唯识研究》办成一本当代最有水准的唯识学学术专刊。本刊的基本内容有六大方面:

- ① 瑜伽行派历史、传播与人物研究;
- ② 唯识思想义理研究;
- ③ 唯识经典文献翻译与考据研究;
- ④ 部派佛教思想及与唯识学相关性研究;
- ⑤ 唯识学与因明的相关性研究;
- ⑥ 唯识学与中西方哲学等的比较研究。

我们的心愿是美好的,我们的努力是认真的,我们的信念是坚定的,我们的承诺是负责的。然而,在客观上是否能够如愿,则有待历史证明,祈请各方同道支持!

# 目 录

弁言 .....	胡晓光	1
关于印度唯识学的有为依与无为依两分：澄清与阐明 .....	周贵华	1
大乘唯识学与奥义书思想 .....	吴学国	19
东亚唯识宗所知障体性染、非染孰是：无明或不染无知？ …	刘宇光	46
梵文《唯识二十论》中与“识”相对应的两种原文及其意义 .....	[日]稻津纪三	75
论佛典中的独立性和必然性概念		
——以瑜伽行派和佛教逻辑传统为线索 .....	[日]岩田孝	84
印度瑜伽行派诸论师之谱系略记		
——弥勒·无著·世亲 .....	[日]佐久间秀范	104
论《觉者乔达摩语录》……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	136
苏格拉底—佛陀(1926年1月21日和22日)		
——胡塞尔文库中一份未发表的手稿 .....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	138
胡塞尔与佛教 .....	倪梁康	155
基测二系异同管窥		
——以《成唯识论》末那识段为例 .....	傅新毅	167
毘婆沙师的直接知觉理论 .....	法光	185
经量部的表像知觉理论 .....	法光	199
唯识佛教的利他菩萨道 .....	[日]横山纮一	217

# 关于印度唯识学的 有为依与无为依两分：澄清与阐明

周贵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内容提要】** 有为依唯识学与无为依唯识学作为印度瑜伽行学的二分,不仅反映了其学说的具体历史展开,也反映了其学说的内在逻辑构成,即兼有描述性与建构性双重意义。此二分学在经典、渊源、内容特征、形式特征、性质方面,既表现出差别性,也表现出一致性。由此,此二分学在唯识思想史上虽然相互关联,但也引起了佛教意识形态的紧张。

**【关键词】** 印度瑜伽行学 有为依唯识学 无为依唯识学

笔者曾在基于博士论文的专著《唯心与了别——根本唯识思想研究》中将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学(简称唯识学)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有为依唯识学与无为依唯识学,后来又在几部书中从不同角度予以补充说明。<sup>1</sup>有为依唯识学是在以有为性的第八识阿赖耶识为一切法(存在)的根本所依的立场上融贯唯识观所建立的唯识学,无为依唯识学是在以唯识/唯心意义上的无为性的心性真如为一切法的根本所依的立场上融贯唯识观所建立的唯识学。这两支在印度唯识学的展开过程中渐渐区别开来,在传到中国后都得到进一步纯洁化、严整化,其差别在性质上被放大,最终成为在中国佛教史上引发佛教意识形态对立的基本思想原因。在此二分说提出后,有几位学者提出商榷或者予以批评,其中吴可为的说法有代表性。他提出这样的疑问:“所谓有为依与无为依的区别,能否真正成立?这种分别会不

<sup>1</sup> 如《唯识、心性与如来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唯识通论——瑜伽行学义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会只是一种解释学的想象?”<sup>1</sup>本文的写作缘起于此,但笔者在此不作直接的回应,而是围绕唯识学二分作一些澄清与阐明,以期能够更明晰地显示笔者的意趣。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予以论说,一者二分安立的性质,二者二分的异同,三者二分在中国唯识开展史上导致的佛教意识形态紧张。<sup>2</sup>

## 一、唯识学二分的安立:历史性与逻辑性

统观对有为依唯识学与无为依唯识学二分的批评可以看到,批评者们的疑问虽然是针对二分而言的,但实际主要在置疑无为依唯识概念。在他们看来,大乘早期佛性如来藏<sup>3</sup>思想本来是相对于唯识思想独立成学的,但笔者所描述的无为依唯识思想,即唯识学中的佛性如来藏思想,所谓心性如来藏思想,与唯识思想(有为依形态)并不相互独立,因而不能在唯识学中独立成学。在一定意义上他们的说法有道理,也反映了印度后来唯识家的意趣与努力方向。确实,由于不满佛性如来藏思想与唯识思想的合流,印度后来的唯识家都在试图弱化无为依唯识思想在唯识学中的存在意义,将其边缘化,从各个角度消解其在唯识学中独立成学的可能。具体而言,他们采用了两个策略:一是限定无为依唯识思想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一种非了义的方便说;二是将有为依唯识思想判为了义与正宗,尽可能在唯识学中消除无为依唯识思想的痕迹。所以在唯识学的中后期发展中,唯识学就以有为依唯识形态为标准模式而实现纯粹化,无为依唯识学则不再在唯识学范畴内发展,而是以心性如来藏思想的面目独自成学,甚至成为了印度佛教密宗的基本思想形态之一。

有为依唯识学与无为依唯识学的差异主要是其本体观造成的,即主要根于“有为依”与“无为依”二者的不同,因此,试图以有为依唯识学约化无为依唯识学的努力主要通过两个角度进行:一是根据三性说中依他起性与圆成实性互不独立,相互关联,所谓不一不异的关系,这样,作为依他起性的“有为依”(阿赖耶识)与作为圆成实性的“无为依”(唯心性的“心性真如”)相待而不相离;二是根据因果

1 吴可为(以笔名慕藏),《阿赖耶识、真如空性与如来藏心(续)》,载《浙江佛教》,2008年第1期;慧仁法师,《如来藏与唯识学关系问题之分析》,载《吴越佛教》第四卷,九州出版社,2009年7月,等。

2 本文只针对印度与中国的唯识思想,而不涉及东亚其他国家的唯识思想,因为朝鲜半岛、日本所弘传的唯识学可认为是中国唯识学的余绪。

3 在本文中,佛性如来藏思想摄大乘涅槃思想、心性本净思想、一乘思想与佛性、如来藏思想,心性如来藏思想也是如此。

平等原则，在因果关系中亲因（发生因）与果必须是有为法，因此，无为性的心性真如不能是缘起的亲因，在无为依唯识学中亲因仍必须为有为法，从而“无为依”不能离开“有为依”。由这种关联性，确保无为依唯识学相对于有为依唯识学的附属性，从而完全消解其独立意义。

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改变不了唯识学存在二分的结论，否则，就不能反映印度唯识思想的真实面貌，也无法解释后来在大乘密教以及中国佛教中无为依唯识思想作为心性如来藏思想独立于有为依唯识思想的继续发展。实际上无论从唯识思想的具体历史展开即历史性角度还是从佛教内在义理的逻辑展开即逻辑性角度看，唯识学二分都是成立的，换言之，无论是从描述性还是从建构性角度，都必须承认二分的确当性。

而且，有为依唯识学与无为依唯识学二分在本体观上的不一不异的关联，并不影响二者各自成学。二者在本体观上的关系，相似于《大乘起信论》中的“一心二门”的结构。在“一心二门”中，“一心”摄“二门”，二门即真如门与生灭门。其中，生灭与真如二者是不一不异的关系。但当从生死与真如独自为门去说明“一心”（摄一切）时，就成就了二门，即真如门与生灭门。此二门由于在本体观上的关联而不可能相互独立，但却各成一学，也就是真如门之学与生灭门之学。同样，当从“无为依”之门去融贯唯识学时，成无为依唯识学，而当从“有为依”之门去融贯唯识学时，则成有为依唯识学。所以本体观上的关联，并不妨碍二者各成其学。

下面就从学说的历史展开与义理的逻辑展开角度对唯识学二分给出描述性与建构性的说明，从而表明二分的确当性。由于二学的差异根本在于本体观即“无为依”与“有为依”的不同，下面的分析主要围绕此二者进行。

## 1. 从佛教思想史的角度看

按照其意趣，唯识学是诸佛菩萨以大智大悲所安立的，既有相应于诸佛菩萨所证真实境界的一面，又有善巧观待众生的根器平台、方便度化众生即随宜示教的一面，因而其出现在外相上多随顺世间历史因缘的显现。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可以从佛教思想史角度观察唯识学的兴起。

具体而言，印度唯识思想形成有为依唯识思想与无为依唯识思想两种形态，既反映了对所化众生的根器平台的针对性，又反映出其作为思想历史显现与展开的复杂性。唯识学作为义学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上是属于集大成的性质，其相当多重要思想要素在阿含佛教、部派佛教以及早期大乘佛教中都已经出现。按照世间的历史观，后期思想的兴起必有前行思想作为背景与准备条件。由此可以说，依于唯识观与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经量部的思想的融摄，形成了有为依唯识学；依

于唯识观与早期大乘佛性如来藏思想的融摄，则形成了无为依唯识学。

笔者对唯识学的二分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最初在唯识学方面的熏习，完全是奘传唯识即新译唯识思想，当时在笔者心中留下了两个重要印象：一是，只有奘传唯识是真正的唯识学，它完全代表了印度唯识学；二是，玄奘没有佛教宗派意识形态之见，其翻译反映了印度大小乘思想的完整面貌。但笔者在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发现，玄奘恰恰在翻译唯识经典时放弃了系统翻译、反映全貌的旨趣。众所周知，他在翻译十大论师对《唯识三十颂》的释论时，并没有将十种全译，而是以护法的释论为正义，选列其他诸家观点为旁义，而糅译成一部《成唯识论》。笔者进一步注意到，玄奘对其他印度唯识学典籍也仅是部分译传，而且在选择上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其中印度唯识学所宗的六经十一论中的一些重要经论如《楞伽经》、《密严经》、《大乘庄严经论》等都未翻译。在笔者看来，已译与未译的两类重要经典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分属不同思想类型，所谓有为依与无为依类型。玄奘所译传者属于有为依类型，而未译的一类属无为依类型。在此意义上，奘传唯识只是玄奘所宗的唯识，并不能反映印度唯识思想的全貌。

玄奘所译唯识经典主要是《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大乘阿毗达磨集论》、《成唯识论》等这类有为依思想的文本，因为其基本思想特征是在唯识观基础上，以有为性的阿赖耶识为一切法的根本所依。从学说史角度看，有为依唯识学以印度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经部（经量部）学说为其前驱学说，特别是经部思想有其相当多的思想要素。经部以种子为心、色所摄一切存在之因，甚至进一步主张由异熟识摄一切种子而为一切法的根本所依与发生因。可举一例。如《大乘成业论》云：

若尔，云何许灭定等诸无心位亦有心耶？应如一类经为量者所许细心彼位犹有，谓异熟果识具一切种子，从初结生乃至终没，展转相续，曾无间断，彼彼生处由异熟因品类差别相续流转，乃至涅槃方毕竟灭。即由此识无间断故，于无心位亦说有心；余六识身于此诸位皆不转故，说为无心。<sup>1</sup>

这样的异熟识实际就是一种本体识，或者说根本识。瑜伽行学在唯识观下所建立的根本识阿赖耶识就与此相似。瑜伽行学正是以阿赖耶识为一切法的根本所依以及发生因，并与唯识观相融贯，而形成有为依唯识学。其理论开展过程可分为印度与中国两阶段。在印度由弥勒、无著、世亲依据佛陀的唯识学经教（瑜伽行经教）建立成型，经过陈那、安慧、护法等系统化，最后在中国由玄奘、窥基等全

1 《大乘成业论》，《大正藏》三十一册，第 784 页。

面严整化。有为依唯识学在中国的形态可称为护法——玄奘唯识，或者，简称奘传唯识、新译唯识，或唯识新学。

玄奘对唯识经典的选择性翻译的另一方面，是有意没有翻译强调心性本净思想、佛性如来藏思想（统称佛性如来藏思想）的唯识典籍，如《楞伽经》、《密严经》、《大乘庄严经论》、《辨法法性论》、《佛性论》等。笔者发现，这些唯识典籍的唯识思想与前述有为依唯识思想性质不同，是依据以无为性的心性真如为一切法的根本所依的立场而与唯识观相融贯建立的，所以可称为无为依唯识思想。<sup>1</sup>无为依唯识学在印度大乘早期佛性如来藏思想中就有其前行。例如《胜鬘经》云：

生死者依如来藏，……非如来藏有生有死。如来藏者，离有为相，如来藏常住不变，是故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断脱异外有为法依、持、建立者，是如来藏。<sup>2</sup>

这样的如来藏是一切法（“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与“断脱异外有为法”）的根本所依，在其他早期佛性如来藏经典中被解释为非唯识性的、于一切法平等的法性真如。<sup>3</sup>在瑜伽行经教以及弥勒、世亲等的论著中，通过将此非唯识性的法性真如转换为唯心意义上的心性真如，而形成以心性真如为一切法的根本所依以及众生的佛性、如来藏的无为依唯识思想，也就是唯识学中的佛性如来藏思想，笔者称为心性如来藏思想。它可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在印度将唯心意义上的心性真如释为法性心、自性清净心、第九心，而在中国被真谛三藏等进一步释为阿摩罗识，这是无为依唯识学的自我进化维度；二是将唯心意义上的心性真如释为佛性、如来藏，这是无为依唯识学扩释为心性如来藏学的转义维度。这样，无为依唯识学与心性如来藏学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而互相融摄。无为依唯识学 / 心性如来藏思想在唯识旧译阶段传到中国，经过译师的传译、改造，以及地论师与摄论师的传习与发展，形成了其最精致的形态，这集中反映在《大乘起信论》中。而以此为主要理论基础，再经过创造性诠释，与般若中观思想的调制，最终形成了中国化佛教的种种形态。

从前述分析可知，由于有为依唯识与无为依唯识概念是对唯识思想的历史展开的两种思想脉络的描述，或者说刻画，可以称为是描述性图像。

1 玄奘在无为依唯识思想方面只翻译了无为依唯识思想色彩不太浓的《辨中边论》。翻译的原因大致是由于《辨中边论》主要为一部简明的重要法相学著述。

2 《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大正藏》十二册，第 222 页。

3 如《佛说无上依经》卷上，《大正藏》十六册，第 470 页。